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577
8 May 1985
CHINESE

第二五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5月8日星期三，

下午4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甲盛实先生（泰国）

成员国：澳大利亚

布尔基纳法索

中国

丹麦

埃及

法国

印度

马达加斯加

秘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伍尔科特先生

巴索勒先生

范国祥先生

比尔林先生

哈利勒先生

德克默拉里先生

克里什南先生

拉贝塔菲卡先生

阿里亚斯·斯特拉先生

穆罕默德先生

奥乌多文科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约翰·汤姆森爵士

索尔萨诺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0338/A

下午4点25分开会

对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本月第一次会议，我首先代表安理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我的前任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哈维尔·阿里亚斯·斯特拉先生作为安理会四月份主席所作的献身精神的服务表示热烈的敬意。我相信，我是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对阿里亚斯·斯特拉大使在主持上月安理会工作时所表现的、得到公认的外交才干和一贯的谦恭态度表示钦佩和感谢。

我作为泰国代表，诚恳地感谢所有自泰国在本会议厅取得席位以来热情欢迎泰国成为安全理事会新成员的代表们。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1985年5月6日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156)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巴西、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尼加拉瓜、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各位代表的信，他们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在安理会的议席上就座；迪乌迪先生(阿尔及利亚)，马西尔先生(巴西)、阿尔沃诺斯先生(厄瓜多尔)、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尔韦诺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议桌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是应第 S/17156 号文件中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于 1985 年 5 月 6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的要求召开会议的。 我还要请安理会成员们注意第 S/17163 号文件，该文件载有 1985 年 5 月 7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 安理会成员还收到了 1985 年 5 月 8 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照会的复印本。 这一照会及其附件将于 1985 年 5 月 9 日，即明天上午 6 时作为安全理事会第 S/17166 文件分发。

第一位发言的是尼加拉瓜代表，我请他发言。

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 首先，我想祝贺阁下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 我深信以您的才能、干练和智慧将能顺利地指导安理会的工作。

我也借此机会祝贺秘鲁的阿里亚斯·斯特拉大使上个月作为安理会主席所做的杰出工作。 当一起在安理会工作时，我们同这位拉丁美洲的同事有着同样的关切、焦虑和不安。

我最近告诉安理会内属于不结盟国家的各理事国：我国先后九次诉诸安理会，但没有一次是希望被迫要求安理会举行会议，以谴责现任的美国政府采取的冲动政策，针对我国而进行的持续侵略行径。

我也告诉这些国家：我们的合理指控已经数不胜数，以致比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更加“常任”，但我们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请他们一道开会，因为我们也曾大胆地期望——即使不是凭推理与才智，至少也是凭本能地期望——现任美国政府能够懂得我们必须从历史和我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不要死板地重复这些错误。

我们希望和渴望中止我们四年多来一直遭受的残酷暴虐的战争，我们要求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来评判我们的这一愿望是否合理。 我们希望由安理会、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具有政治意愿，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我们地区所面临的问题的办法，即孔塔多拉集团一直在致力于寻求的解决办法。 为了使我们能够在言词与事实的基础上加以判别，我将引证几位美国代表在本安理会的发言。

在 1983 年 3 月的会议上，柯克帕特里克大使说：

“我要回答说……美国政府对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没有侵略企图；美国丝毫不想对任何国家实行侵略、采取武装行动或进行占领。”（S/PV. 2423，
英文本第 76 页）

在我们于 1984 年 9 月 4 日提出指控后召开的会议上，索尔萨诺大使说：

“最后，我要再次声明：美国并非在企图推翻桑地诺政府。”（S/PV.
2557，第 31 页）

仅仅几个月之后，准确地说，1985 年 2 月 21 日，刚刚再次当选的里根总统也许认为自己负有神圣的使命，在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他的政府的目标是否为除掉尼加拉瓜政府这一问题时说：

“唔，从除掉其目前的结构的意义上来说是的，这个政府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极权政府，并非是由人民选择的政府……”

当有人再次问美国的目标是否是推翻尼加拉瓜政府时，他说：

“如果目前的尼加拉瓜政府悬崖勒马，如果他们叫声‘大叔’，那回答就是否定的。”（《纽约时报》，1985 年 2 月 22 日，第 A1 页）

“叫声大叔”在美国的俚语中表示投降。

在此，为了使国际社会、安理会和我们自己有所启发，我们想请美国代表解释一下：他们在上述各次发言时是否没有意识到存在着推翻我们的企图——他们的总统后来公开宣布了这种企图，正如当初他们在否认参加了对尼加拉瓜港口的布雷时也没觉察到事实真相一样，而他们高级政府官员几天之后公开承认他们的政府参加了布雷。

美国代表一直喜欢使用乱七八糟的奥威尔式的比喻。既然如此，我们倒想问问美国代表：究竟是谁在讹用语言？谁在污染语言？谁在试图破坏合法性，试图推

翻我国政府？谁杀害无辜人民？谁代表真理？谁又在无耻地撒谎？

只是几个月之前，尼加拉瓜还是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参加了安理会合当进行的困难工作和审议。我们同一些理事国一道对影响到人类、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问题表示关注。我们认识到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和人民对安理会的决定所抱有的希望。我们看到当无法找到解决他们的严重问题的办法时，他们感到沮丧，而我们也有同感。

使我们感到痛苦和沮丧的是，尽管我们多次声明和表达我们的和平愿望，但面对的仍然是有些人顽固不化的态度和压倒一切的权力；这些人中有一意孤行，玩世不恭，或者撒谎，或者对他们在政府中的同事——甚至对国际社会——掩盖事实真相，有的由于一再将否决权与进行侵略和骚扰的权力混淆起来，滥用了否决权，简直不可一世，结果，在对我国港口布雷事件所引起的辩论中，他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

在有关影响人类的问题上，我们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会感到同样的关切和有着同样的理解，并且也同样希望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我们和这些国家一样，意识到有紧迫的必要认真地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有效地加强本组织以及为完全执行其所有的决议做出贡献。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才再次来到安全理事会，谴责使我们一再蒙受苦难的这场罪恶和不道德的侵略；造成这场侵略的原因是里根政府对这个虽然弱小、贫穷、不发达但是仍然具有尊严的不结盟国家发动了这场卑鄙的不宣而战的战争。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希望、理智、明智、智慧和聪颖的力量会战胜顽固不化和愚蠢；他们为了谋取霸权，不惜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

对尼加拉瓜人来说，里根政府针对桑地诺革命人民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多次求助于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以及国际法院、关贸总协定等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

如果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或任何美国专家和政治家对这些目标还存有怀疑的话，那么里根总统2月21日发表的声明对目前美国政府的目标做了绝妙的解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近乎疯狂地编造出种种论点和借口，以便使它对付中美洲、尤其是尼加拉瓜的好战和干涉主义的政策得到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赞同。

为了替这种非法行动寻找理由，美国政府多年来利用了种种论点和借口；这些论点和借口与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斯特德所描述过的美国政策那种疯狂的风格如出一辙。据这位卓越的历史学家说，政府这种疯狂风格的特征包括把仇敌一概斥之为残暴而邪恶的努力；常常在关键时刻想入非非，把无可辩驳的事实分析得令人难以置信；极其重视反对仇敌之事业的叛乱者；象磁铁一样地吸引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书生气十足，竟然把事情说得比现实世界要美妙得多，好象根本不会出现谬误差错、含混不清和判断失误）；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一种紧迫感，时时处于关键时刻，处于一种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的状况，总是在紧张地对付着敌对势力的阴谋。我请安理会的成员国自行作出判断，美国目前针对尼加拉瓜的政策中是否有这些特征。我请他们自己去判断，到底谁是疯子，是一个人口不到三百万、军备落后的穷国的政府呢，还是一个超级大国的政府；这个超级大国的政府毫不犹豫地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之中，以便应付它所认为的——我如实引述里根总统说的话——“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所遭受的不同寻常的威胁”。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能够从心理上来解释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种疯狂的风格仅仅是一个手段而已；目前的美国政府歪曲事实，一再编造借口或提出荒谬的论点，蛮横地操纵新闻舆论，并企图以上述手段在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面前造成主观臆想的条件，从而使它能推行其军国主义计划，为其在中美洲的帝国主义政策和行动涂脂抹粉。

美国拒绝在中美洲地区——它将之滥称为后院——接受一个独立、民主和不结盟的国家，并一再企图推翻尼加拉瓜政府。它这样做的第一个借口就是我们国家正在向几十年来一直遭受贫困、苦难和压迫等苦难的中美洲国家输出革命。里根

政府以此为借口，通过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军，并通过美国人民的财政资源充分资助了这支部队。里根政府以此为借口，在洪都拉斯领土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永久性军事设施，在洪都拉斯领土上驻扎大量美国部队，并和洪都拉斯长期联合进行陆海空军事演习。里根政府还以此为借口，一再阻挠孔塔多拉集团的和平努力。简而言之，里根政府以此为借口来屠杀我们的人民。

然而，由于无法证明尼加拉瓜在向其他中美洲国家输出革命，也无法证明尼加拉瓜威胁着这些国家，美国政府便特别的指控我们极权主义、镇压成性，以便为它为一味违反国际法而进行的活动辩解。还有其他许多虚假的事情，是美国奥维尔式颠倒事实的疯狂政策所需要的，以便向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辩解其在中美洲罪恶的所做所为。

我现在不谈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正在对不结盟的尼加拉瓜进行的那场不宣而战的非法战争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痛苦——尽管遭受种种苦难，尼加拉瓜依然感到自豪并保持着尊严。

我不去细谈又有八千多名我们人民遇难牺牲和遭受了10亿多美元的物质损失；也不谈有许多儿童成为孤儿或有许多人致残；也不去谈我们一直不断地遭受金融封锁，最近一例就发生在美洲开发银行，因为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先生在给银行行长的一封信中施加了压力。我也不去谈糖出口的数额几乎化为乌有，我们的领事馆被关闭，港口被布雷，科林托港燃料的储存遭到破坏了。

我也不去谈中央情报局得到将近一亿美元，用于从事其肮脏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一事是既非法而且又不道德，也不谈过去两年中，在洪都拉斯境内大规模地建立起来的军事训练中心、医院、演习中心、军用公路等大量的军事设施。也不去谈进行了十多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和恒久的小演习，还有将近2,000名长期驻扎在洪都拉斯的领土上人员。

我们只是要向安理会这一庄严的机构再次指出，美国政府在中美洲地区投入了

巨大资源，其目的并不是要制止所谓的武器流入，或在一个国家内建立民主，而这个国家本来就不是美国，美国政府不应干涉它的内政。相反，用美国总统的话说，投入这笔资金是为了迫使我们屈服求饶。

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表达我们对中美洲地区极其严重的局势，特别是对尼加拉瓜日益加重的威胁表示我们的严重不安。我们认为，安理会各成员都应对此感到不安。我们感到担忧的是，在无法证明莫须有的武器流入及虚构的尼加拉瓜所进行的干涉之后（这种干涉事实上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近几个月来，他们的宣传和公开威胁步步升级，把我们说成是对美国的安全与战略利益的威胁，公开声称要推翻我们。

诸如此类关于我们已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的说法，致使里根总统宣称，尼加拉瓜已成为“美国战后时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一个领土不过130,00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50万，而又遭受了如此重大的破坏和伤亡的小国，怎么可能构成他们所说的那种威胁和挑衅呢？按照里根总统的想法，这些话可以使人们得到一个结论：即，如果在越南使用了武力，因为当时越南也是对美国的最大挑衅，那么，对尼加拉瓜也会使用这种武力，而且使用得早勿晚。

今年四月是越南人民战胜美国政府入侵军的十周年。十年的历史应足以对越南政策的结果作出一个合理的评价。然而，美国现政府似乎没有足够考虑过那次干涉给美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对越南人民意味着什么，以及越南威胁美国安全之说的荒唐可笑。心平气和地分析一下上述三个问题，便可使美国政府在中美洲地区采取一项建设性的政策。

遗憾的是，里根总统没有吸取历史教训，而却一意孤行，不择手段和不顾我国人民的损失对我国进行了一场圣战。幸运的是，里根总统这样干，已越来越遭到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抵制。美国国会最近拒绝给美国现政府更多的资金，资助反革命势力，从而对尼加拉瓜人民进行一场大屠杀一事，就反映了这一点。

为了给反革命势力谋取 1,400 万美元的资金，里根总统决定提交一份所谓的尼加拉瓜和平方案，想要国会批准这笔资金，保证只要尼加拉瓜政府承诺同杀害尼加拉瓜人民的凶手——前索摩查卫队进行谈判，这笔钱就可用于人道主义的援助。这些谈判据说要在 60 天内产生积极效果，否则人道主义的援助就将变成帮助反革命势力的军事援助。

尼加拉瓜总统、革命司令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在致孔塔多拉集团各成员国总统的信中指出：

“……和平计划……不仅是对一个主权国家事务的最后通牒和蛮横干涉，而且也是对美国政府通过一支由其组织、指挥和武装起来的军队向尼加拉瓜发动侵略战争的明确和正式的承认。”（S/17098 英文第 2 页）

奥尔特加总统还指出：

“……尼加拉瓜既不能同意里根总统发出的最后通牒，也不能接受旨在使尼加拉瓜放弃主权、自决和独立的干涉主义的侵略、威胁和压力政策。此外，接受这种政策不仅将意味着把我国降低为一个保护领地的新殖民地地位，而且还意味着对一项违反国际法行动的承认。”（同上）

尼加拉瓜总统还在这封信中重申我们支持孔塔多拉进程，并要求美国立即恢复在墨西哥曼萨尼略举行的双边会谈，该国可以在双边会谈这个构架中提出和讨论任何提议。

一方面是尼加拉瓜的正义答复，另一方面则是里根总统企图得到 1,400 万美元，在对国家元首和其他高级官员谈到其和平计划时使用无耻伎俩，这些高级官员在国际舆论之下不得不澄清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都足以使最老练的政客感到脸红。

尽管做出了所有这些努力，但是，结果并不利于美国政府，因为目前美国国会拒绝资助雇佣军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拒绝的主要理由在于，对美国的某些集团

来说，我们一向认为确凿的东西现在变得日益清楚，即现任美国政府决定以各种手段，必要时包括使用军事力量推翻尼加拉瓜共和国的合法政府这项事实。

众议院的表决和尼加拉瓜的答复象两种很好的催化剂，帮助我们以负责任和成熟的方式考虑美国同拉丁美洲之间的新关系，特别是美国同尼加拉瓜的新关系。这是放弃侵略，支配和强权政策，采取合作和了解政策的理想时机，毫无疑问，这将导致我们五年来所处紧张状态的真正缓和。

然而，好战的帝国主义强权态度仍然占上风。今年五月一日，美国总统通知国会说他决定对尼加拉瓜实行全面的贸易禁运。就在一天前，我国驻华盛顿使馆收到国务院的一份普通照会，该照会根据《美国和尼加拉瓜之间的友好、贸易和航行条约》的第二十五条第三段的规定从该普通照会之日起停止执行该文书一年。

里根政府下令采取的最新措施包括：

“禁止来自尼加拉瓜的任何商品和服务进入美国；禁止美国向尼加拉瓜出口任何商品，用于组织民主抵抗和与此有关交易的商品则不在此列。”

代表们也许知道，这个“民主抵抗”是里根总统所谓的正在进行“民主”斗争的自由勇士，而事实上，他们正在折磨和杀害尼加拉瓜人民。

美国的措施还禁止，

“……尼加拉瓜飞机出入美国任何地点以及与此有关的交易。”

最后，这些措施禁止，

“……在尼加拉瓜注册的船只进入美国港口以及与此有关的交易。”

刚才我们谈到，美国政府坚持认为尼加拉瓜的合法政府对中美洲国家的安全和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我们强调指出了这种说法的荒谬。

然而，即使考虑到这种荒谬性，美国政府仍进一步对尼加拉瓜发动侵略，在其外交政策中重患妄想症。这一次，里根总统发出有关对尼加拉瓜采取经济压制措施

的行政命令，他说：

“……尼加拉瓜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造成了异乎寻常的威胁，……”

我在此再次引用美国总统在其行政命令中所说的话，以便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能看得更清楚：

“……尼加拉瓜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造成了异乎寻常的威胁，……”

因此，他宣布了一道对付这些威胁的全国紧急状态令。

我认为里根总统的话现在不值得我作进一步的评论。我相信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知道怎样充分评价这些话，并将认真思考象尼加拉瓜这样一个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能否在其历史的任何阶段对美利坚合众国构成威胁。

美国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如此不现实和失调，使它无法说服任何国家相信这些措施是正当的。我们反复指出，尼加拉瓜没有也不会威胁美国的安全；事实恰好相反：美国威胁着尼加拉瓜的基本生存。因而根据一种莫须有的威胁下令全国处于紧急状况是荒唐的，这种威胁只存于一小撮美国领导人的脑子里，令人可叹的是这些人也包括美国总统。一直生活在紧急状况下的是我们尼加拉瓜人民。是我们目睹了我们的男女老少死去；我们的生产中心遭到了毁坏；我们的港口被布上了水雷；国际银行界对我们实行限制；而如今又对我们实行全面的经济禁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禁运都是非法的帝国主义行径。

美国政府无耻声称，它在中美洲特别是尼加拉瓜的所有行动都符合《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宪章，这些宪章根据美国的帝国主义目标可以任意伸缩。

我国政府充分意识到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原则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已经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诉，但是美国政府不承认其裁判权，这与美国承诺的义务是相违背的。

如果《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一直指导着他们在中美洲以及针对尼加拉瓜的行动，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怎会对国际法院作出这样的决定。

最近针对尼加拉瓜的强制性经济措施是违反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与合作基本准则的，是非法行为的一部分。美国已经违反了人民自决的原则，以及任何国家不许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它企图迫使尼加拉瓜人民和政府屈服，接受里根政府为停止其对尼加拉瓜采取行动提出的屈辱性条件。

美利坚合众国违反了和平解决各国间争端的原则。美国为了解决与我们的分歧，多次诉诸武力和施加各种压力。如果美国认为它的行为是合法的话，它为什么不到这里来向国际社会解释尼加拉瓜这个小国正在侵略美国呢？如果美国真正尊重国际法，它为什么不使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手段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美洲国家组织的宪章也遭到了违反；美国本身曾参加创建这一组织并发展其形象，该组织宪章的第19条指出：

“任何国家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强制性的经济或政治措施，以迫使另一国改变主权意志，并从该国获得任何利益。”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许多条款也遭到了违反，特别是有关全面的最惠国待遇的第一条；关于减让范围的第二条；关于税收和内部条例的国家待遇的第三条；关于在缔约国领土上以各种交通手段进行的过境自由的第五条；关于全面消除数量性限制的第十一条；关于非歧视地贯彻数量限制的第十三条；关于贸易与发展的第三十六条；关于承诺的第三十七条，以及关于缔约国采取集体行动的第三十八条。

因此，我国政府决定在本机构对美国政府采取正式行动。

最后，我想提一下美利坚合众国违反两国之间存在的《友好、商务和航海条约》的情况，该条约第十四条第二段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应对另一方的任何产品的进口或对来自另一方领土上的任何出口产品实行任何形式的禁止或限制，除非同类产品进入所有其他国家也受到同样的限制或禁止。该条约第十九条第一段规定，在缔约双方的领土之间可自由通商和通航。最后，被美国政府援引来废除该条约的第二十五条第三段十分明确地规定如下：

“任何一方可提前一年书面通知另一方，在最初十年期满时或在此后的任何时候废除现在的条约”。

这一条清楚表明，该条约仍然有效，所颁布的措施公然违反了条约的精神和文字。

没有必要再去提遭到美国政府蔑视的大会的许多决议，因为最近对我国采取的措施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只要提一下载有《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2625(XXV)号大会决议、关于《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39/163号决议以及关于《将经济措施作为一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的39/210号决议就够了。

这些措施与国际秩序，尤其是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安全，如此背道而驰、致使我国按照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对美国采取正式合法的行动，并准备在国际法院向美国起诉。我国还认为有必要使拉丁美洲地区组织也对这一局势采取行动，所以我们才要求举行该组织的高级会议。

然而，我要强调指出，我们这次来到安全理事会，谴责这种违反《联合国宪章》危及地区和平与安全、并损害正在拉丁美洲进行的和平进程、尤其是损害了孔塔多拉集团所作的努力的经济胁迫措施时，应该说清楚，美国政府最近对尼加拉瓜采取的禁运具有明确的政治含意，是在美国对我国发动的侵略中又一个步骤，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步骤，而这场侵略的最终目的是要推翻我们的革命政府——也不必去提由于美国现政府的丧心病狂，我们今后肯定会遇到的其他更加严重的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是经济、军事或政治性的。

在这方面，这些措施对中美洲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同时，这些措施使在墨西哥的墨菲尼略举行的双边会谈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了。

正是在这些措施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和平构成的这种威胁的情况下，尼加拉瓜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行动。这种政治上已很清楚的局势和其内在的危险已经使许多政府、个人、国会和政治团体充分理解，他们公开表示摒弃这些措施，并根据总统下令对我国这一庄严屹立的小国进行抵制，这只是美国政府在对尼加拉瓜进

普通照会说：

美国国务院于1985年5月1日的正式行政命令和致国会书通知了尼加拉瓜外交部，其中说，如果尼加拉瓜不采取具体措施，执行命令所提出的请求，中美洲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必将暗淡。这意味着，如果尼加拉瓜拒不屈服于美国的意志，那么，里根总统将授权对尼加拉瓜进行军事干涉，并对我们发起一场总体战。

现在是通过理智和国际准则和法律的力量阻止正在肆无忌惮地试图摧毁这个民族，使其屈服的铁蹄的时候了。我们不会屈膝求饶，不会屈服于任何武力。我们将为了弱小但不愿任人宰割的民族的权利挺身而出。在属于我们的法律和理智后面，是我们要斗争的坚定愿望，是我们要胜利、要拿起武器的愿

望。在尼加拉瓜的群山中，在城市、小镇、村庄、生产中心、合作社、联合会和乡村，数以千计的爱国者正为捍卫我们的家园而高举武器。我们有权和义务，享有一个家园，因为没有人能再否认我们的这项权利了”。

我们愿在此重申基于不结盟原则、宗旨和政策的我国外交政策中的基石。该

柱石是，我们公开和完全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我们愿意立即签署九月七日的《文件》、严格遵守其中载有的所有承诺，包括核查和监管的办法；我们呼吁立即在曼萨尼略重开双边会议，以恢复美国和尼加拉瓜的正常关系，从而在这一地区促进有助于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取得成功的缓和气氛。我们愿重申我们渴求和平的愿望。如果美国现领导人的盲目和冒险主义在中美洲燃起无法控制的战争烈火，那么，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拉丁美洲、美国人民自己以及历史将作出永远谴责的判决，他们的名字将令人厌恶地深深地留在后世人的记忆中。

大约一年前，我们请求安全理事会开会谴责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中央情报局采取的那一行动违反了航运自由和贸易自由的权利。由于美国部队的参加，从军事卷入的程度上看，以及由于他们试图通过制造恐慌而封锁我国而从经济影响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质的改变。当时，我们义正词严的谴责导致了国际社会的一致支持，本安理会的一次表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美国受到孤立；我国政府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获得十三票赞成、一票弃权，美国的一票反对。一年前，我们受害于美国当局不断的侵略行为的进一步升级，这一升级对自由贸易构成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我国政府目前面临的形势与一年前的形势十分相象。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将支持尼加拉瓜在中美洲寻求和平的努力，拒绝我已列举的那些违反我们各国人民的主权、独立和自决权利的措施。

主席：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主席的赞扬。

美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索尔萨诺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尼加拉瓜大使的发言值得答复，并将得到答复。但美国宁愿在明天我们发言时予以作答。

主席：本次会议没有其它的发言人了。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上项目的下次会议将在明天，即1985年5月9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5时40分散会